



[法]大仲马 — 著  
周克希 — 译

基督山伯爵  
Le Comte de Monte-Cristo

— 下 —



Le Comte de  
Monte-Cristo

# 基督山伯爵

— 下 —

[法] 大仲马 — 著  
周克希 — 译

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

## 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基督山伯爵 / (法) 大仲马著; 周克希译. —上海: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, 2014. 12

(周克希译文选)

ISBN 978-7-5675-2904-5

I. ①基… II. ①大…②周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法国—近代

IV. ①I565.44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5)第001293号

## 基督山伯爵

著者 (法) 大仲马

译者 周克希

策划编辑 王 焰

项目编辑 陈 斌 许 静

审读编辑 陈锦文

装帧设计 吴元璞

出版发行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

社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3663号 邮编 200062

网 址 [www.ecnupress.com.cn](http://www.ecnupress.com.cn)

电 话 021-60821666 行政传真 021-62572105

客服电话 021-62865537 门市(邮购)电话 021-62869887

门市地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3663号华东师范大学校内先锋路口

网 店 <http://hdsdebs.tmall.com>

印 刷 者 上海中华商务联合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 890×1240 32开

印 张 53.625

字 数 1287千字

版 次 2015年6月第1版

印 次 2015年6月第1次

书 号 ISBN 978-7-5675-2904-5 / I · 1305

定 价 128.00元

出 版 人 王 焰

(如发现本版图书有印订质量问题, 请寄回本社客服中心调换或电话021-62865537联系)

*Le Comte de  
Monte-Cristo*

78

第 78 章  
约阿尼纳专讯



弗朗兹走出诺瓦蒂埃房间时踉踉跄跄、茫然失措的模样，连瓦朗蒂娜看了也心中不忍。

维尔福前言不搭后语地说了几句话，就赶紧逃回自己的书房。两小时后，他收到下面的这封信：

鉴于今晨揭露的情况，诺瓦蒂埃·德·维尔福先生已断无可能同意与弗朗兹·德·埃皮奈先生家族联姻。德·维尔福先生对今晨所述之事看来早已知悉，而竟未及时知照，弗朗兹·德·埃皮奈先生对此感到不胜惊骇之至。

这时候，如果有谁见到遭此打击嗒然若丧的检察官，准会相信他事先绝没料到会发生这样的事。确实，他怎么也想不到父亲会这么口没遮拦，或者说这么卤莽造次，竟然会把这段往事和盘托出。说句公道话，由于诺瓦蒂埃先生一向不把儿子的意见放在眼里，始终不屑于把这件事的真相对维尔福讲明，所以维尔福一直以为德·盖斯内尔将军，或者说德·埃皮奈男爵——怎样称呼，要看讲话的人愿意说他的名字，还是愿意称呼他的爵位而定——是遭人暗杀，而并非死于一场光明正大的决斗。

这封言辞激烈的信，出自一个从来都是对他谦恭有加的年轻人之手，这对像维尔福这样的人的自尊心，是个致命的打击。

他刚回到书房不一会儿，妻子就进来了。

弗朗兹被诺瓦蒂埃先生那么叫走，使当时在场的人都大为惊讶，德·维尔福夫人独自陪着公证人和证婚人留在客厅里，处境愈来愈尴尬。于是她决定也离开一会儿，临走前她对大家说，她去打听一下消息。

德·维尔福先生只告诉她说，诺瓦蒂埃先生向他和德·埃皮奈先生作了一番解释，其结果就是瓦朗蒂娜和弗朗兹的婚事告吹。

这个消息，对等候在客厅里的那些人难于启齿，所以德·维尔福夫人回到客厅时，只说是诺瓦蒂埃先生在谈话开始时突然发病，因而婚约自然只能推迟几天再签署了。

这种说法，实在无法让人相信，况且在这以前又刚发生过同类性质的两桩不幸事件。在场的人先是惊愕地面面相觑，随即不置一词，纷纷抽身告退。

这当儿，又惊又喜的瓦朗蒂娜拥抱了羸弱的老人，感谢他一举击碎了她已经以为无望挣断的锁链，随后就表示她想回自己房间去稍作休息，诺瓦蒂埃用目光答允了她的请求。

不过，瓦朗蒂娜并没有真的上楼去，一出老人的屋子，她就沿着走廊跑去，穿过小门来到花园。在那些接踵而至的事情中间，有一种影影绰绰的令人恐怖的东西，始终萦绕在她心头。她一直在担心，说不定什么时候，莫雷尔会脸色惨白、神色吓人地出现在面前，就像莱文斯伍德领主来怒斥拉美莫尔的露契亚负心<sup>1</sup>那样。

她这会儿跑到大铁门跟前，来得可正是时候。马克西米利安先前瞧见弗朗兹和德·维尔福先生一起离开公墓，觉得事情不妙，就跟在他们后面。后来，瞧见弗朗兹进了维尔福先生的府邸，瞧见他匆匆离去，带了阿尔贝和夏托-勒诺一起回来，他觉着事情已无可怀疑，于是当即赶到苜蓿地准备应付面临的局面。他相信瓦朗蒂娜一有机会就会脱身跑来的。

他没想错；那只凑在铁门洞眼上的眼睛，果然看见了年轻姑娘的身影。她一改战战兢兢的常态，径直朝铁门奔来。马克西米利安一看见她的脸，就放下了心，一听见她说的第一句话，就高兴得跳了起来。

“我们得救了！”瓦朗蒂娜说。

“我们得救了！”莫雷尔重复说，几乎不相信自己能有这样的幸福，“是谁救了我们？”

“是我祖父。哦！您一定要好好爱他，莫雷尔。”

莫雷尔发誓全心全意爱这位老人，他发这个誓并没有半点踌躇，因为

---

1. 《拉美莫尔的露契亚》是多尼采蒂著名的三幕歌剧，本书第34章曾提及。剧中，苏格兰拉美莫尔庄园的露契亚与莱文斯伍德的领主埃德加相爱。埃德加出使法国之际，露契亚之兄阿斯顿伪造书信，让露契亚以为埃德加已变心，并趁机为她安排婚礼，迫使她嫁给布克劳勋爵。婚礼举行时，埃德加刚好回到庄园，赶来怒斥露契亚负心。后来这对情侣双双殉情而死。

此时此刻，他不单愿意把老人当作朋友或祖父那样去爱他，而且愿意把他当作神灵那样崇拜他。

“到底是怎么回事？”莫雷尔问，“他用的是什么好办法？”

瓦朗蒂娜刚想开口把事情原原本本告诉他，骤然想到这事后面隐藏着一段可怕的秘密，而且这秘密牵涉到的不光是祖父一个人。

“等以后吧，”她说，“我会把一切都告诉您的。”

“什么时候？”

“等我做了您妻子以后。”

这是莫雷尔最心爱的话题，一提到这事，莫雷尔就什么都肯答应。所以，他甚至答应说，一天工夫就知道这么些事情，的确是够多了，对此他应该满足。但他坚持非要瓦朗蒂娜答应他第二天晚上再跟他会面，然后才肯离去。

瓦朗蒂娜答应了莫雷尔的要求。她眼里看出去的一切都变了样；现在要她相信她会嫁给马克西米利安，可比一小时前要她相信自己可以不嫁给弗朗兹容易多了。

这当儿，德·维尔福夫人上楼进了诺瓦蒂埃的房间。

诺瓦蒂埃看她的眼神阴沉而严厉；他看起来，向来用的是这种眼神。

“先生，”她对他说，“瓦朗蒂娜婚事告吹的事，就不用我来告诉您了，既然这事就是在这儿发生的。”

诺瓦蒂埃的脸上没有一丝表情。

“但是，”德·维尔福夫人继续说，“有一件事您是不知道的，先生，那就是我一直反对这桩婚事，从一开始就不赞成。”

诺瓦蒂埃望着儿媳妇，表示他在等着她的下文。

“不过现在，既然您很嫌恶的这门婚事已经作罢，我倒想来对您说一件德·维尔福先生和瓦朗蒂娜都没法开口的事儿。”

诺瓦蒂埃的目光在问：“是什么事？”

“我是作为唯一有权提出这个请求的人，先生，”德·维尔福夫人继续说，“因为我是唯一不能从中受益的人。我请求您把您的财产赐还您的孙



女——我没有为她请求您的宠爱，因为那是她始终享有的。”

诺瓦蒂埃的目光一时间显得有些犹豫：他显然是想弄明白这个请求的用意，但没能做到。

“我能期望，先生，”德·维尔福夫人说，“您的意思是跟我提的请求一致的吗？”

“是的。”诺瓦蒂埃说。

“那么，先生，”德·维尔福夫人说，“我就怀着感激和愉快的心情告退了。”

她向诺瓦蒂埃先生行个礼，退了出去。

第二天诺瓦蒂埃就派人去请公证人来：前一份遗嘱作废，重立了一份，申明财产悉数留给瓦朗蒂娜，条件是谁也不能让她离开他的身边。

于是，有人算了这么一笔账：德·维尔福小姐已经是德·圣梅朗侯爵和侯爵夫人的遗产继承人，现在又重新得到祖父的宠爱，所以她有一天将会有年金达三十万利弗尔的财产。

正当维尔福府上婚事骤变之时，德·莫尔塞夫伯爵先生接待了基督山伯爵的来访。然后，他准备前去拜访当格拉尔；为了表示对这位银行家的热忱，他身穿全套少将军服，佩挂全部十字勋章，吩咐套上最好的辕马。装束安排停当以后，他就乘车前往昂坦堤道街。当仆人进来向当格拉尔通报时，当格拉尔正在记他的月结账目。

近几个月来，每逢有人在这个当口来拜访这位银行家，都甭想见到他有好脸色。

所以，当格拉尔一看见这位老朋友，就摆出一种庄严凝重的神气，煞有介事地坐在自己的扶手椅里。

平日里刻板无趣的莫尔塞夫，这会儿做出一副笑容可掬、亲热体己的模样。他满心以为，只要自己开诚布公地一谈，十拿九稳对方会以礼相待；因此，他决定不兜圈子，开门见山说：

“男爵，今天我特地登门拜访。当年说定的事，咱们一直没有具体地谈一谈……”

莫尔塞夫说这话时，期待能看到银行家脸上绽出笑容。这张脸阴沉沉的，他以为只是由于他久久不曾提起此事的缘故。但是，出乎他的意料，这张脸几乎令人无法置信地变得更加没有表情、更加冷冰冰了。

这就是莫尔塞夫话说到一半，打住不说的原因。

“什么说定的事，伯爵先生？”银行家问，仿佛他根本想不起来将军说的是什么意思。

“噢！”伯爵说，“您是个讲究礼节的人，亲爱的先生，您这是在提醒我，礼仪所要求的繁文缛节还是不能省去的。那行！没问题。您得原谅我；我只有这么一个儿子，这是头一回考虑他的婚事，所以我还是个外行：好吧，我这就开始了。”

说着，莫尔塞夫挤出一个笑容，起身向当格拉尔深深一鞠躬，开口说道：

“男爵先生，我荣幸地为犬子阿尔贝·德·莫尔塞夫子爵向令媛欧仁妮·当格拉尔小姐求婚。”

当格拉尔却并没像莫尔塞夫所期待的那样欣然接受求婚；只见他眉头紧皱，听任伯爵仍然那么站着，并不请他坐下。

“伯爵先生，”他说，“在给您答复以前，我得先考虑一下。”

“考虑一下！”莫尔塞夫说，他越发吃惊了，“我们第一次谈起这桩婚事，还是八年前的事。这八年工夫，难道您还没时间考虑一下吗？”

“伯爵先生，”当格拉尔说，“天天都会有新的情况出现，即使是我们自以为考虑好了的事情，碰到新的情况也得重新考虑。”

“究竟是怎么回事？”莫尔塞夫问，“我简直莫名其妙，男爵！”

“我是说，先生，自从两星期前出现了新的情况……”

“对不起，”莫尔塞夫说，“咱们这不是在演戏吧？”

“什么叫演戏？”

“嘿，咱们还是有话直说吧。”

“我巴不得这样呢。”

“您见过基督山先生！”

“我常见到他，”当格拉尔弹弹胸前的襟饰，说，“他是我的朋友。”

“好吧！您最近一次见到他时，对他说过我对这桩婚事好像有些漫不经心、优柔寡断。”

“有这回事。”

“好！现在我来了。我既没有漫不经心，也没有优柔寡断，这您都看见了，我来就是为了催促您履行自己的承诺。”

当格拉尔没有回答。

“难道您这么快就改变了主意？”莫尔塞夫说，“要不，难道您要我来对您提亲，就是为了羞辱我好让自己开开心心？”

当格拉尔明白，如果让对话再按这个调子继续下去，他的处境会变得很不利。

“伯爵先生，”他说，“我所持的保留态度使您感到惊讶，这原是很自然的事，我能够理解这一点。所以，请相信我，对此感到痛苦的首先是我；请您相信，我之所以这么做，完全是迫不得已。”

“这些都是空话，亲爱的先生，”伯爵说，“您去讲给一个偶然遇到的人听听还差不多；但是德·莫尔塞夫伯爵不是那样的人。当一个像他这样的人去找另一个人，提醒他说话要算数，而那个人却想赖账的时候，他是有权利要求对方至少当场说出一个像样的理由来的。”

当格拉尔心里有些胆怯，但脸上不肯露出来：莫尔塞夫说话的口气刺痛了他。

“像样的理由，我又何尝没有呢。”他说。

“您这是什么意思？”

“要说像样的理由，我有，但我说不出口呀。”

“您要知道，”莫尔塞夫说，“您这么吞吞吐吐，是无法让我满意的。不过，有一件事在我已经是很清楚了，那就是您拒绝这门亲事。”

“不，先生，”当格拉尔说，“我只是暂时不作决定而已。”

“可是，我想您总不至于以为，我会听凭您这么出尔反尔，低声下气地静等您回心转意对我开恩吧？”

“那么，伯爵先生，既然您不肯等，咱们就只当没这回事好了。”

伯爵紧咬嘴唇，直到咬得嘴唇渗出了血，才总算按捺住他那孤傲、暴烈的性子，没有发作出来。他转身向外走去；但刚走到客厅门口他就想到，照眼下这种局面，成为笑柄的只能是自己。这么一想，脚步就停了下来。

一道阴影掠过他的额头，驱走了忿忿不平的骄矜之气，留下隐约可见的不安神色。

“哎，”他说，“亲爱的当格拉尔，咱们是多年的老相识了，彼此做事总得留个余地吧。您得给我一个解释，至少得让我知道，究竟是出了什么倒霉事儿，才让我的儿子失去了您的欢心。”

“这不关子爵的事，我能对您说的就是这些，先生。”当格拉尔回答说。瞧见莫尔塞夫的态度软了下来，他又变得盛气凌人了。

“那么这关谁的事呢？”莫尔塞夫脸色发白，说话的声音都变了。

这一切没有逃过当格拉尔的眼睛，他以一种以前不常有的自信的目光，盯住对方看着。

“我不想作进一步的解释，为此您还得感谢我才是。”他说。

莫尔塞夫周身神经质地打起寒颤，这是强自压下去的怒火引起的。

“我有权利，”他竭尽全力克制住自己说，“而且我坚持要求您作出解释。莫非您对德·莫尔塞夫夫人有什么看法？莫非是我的财产不够多？莫非是我的政治观点跟您不同……”

“都不是，先生，”当格拉尔说，“如果是这些原因，那就是我的不是了，因为当初答应这门亲事的时候，这些情况我都是知道的。不，您不用再问了，让您这么苦苦反省，我实在感到很不安。听我说，咱们就到此为止吧。有个折衷的办法，就是搁一搁再说，既不算破裂，也不算订约。有什么好着急的呢，天主啊！我的女儿才十七岁，您的儿子也才二十一岁。在咱们暂时不提婚事的这段时间里，时光照样还会流逝，各种各样的事情照样还会发生。有时候，一些头天晚上看上去模模糊糊的事情，到第二天就一清二楚了；也有时候，说不定会突然爆出个料来，把人搞得臭不可闻。”

“您说什么，先生，什么叫臭不可闻！”莫尔塞夫脸色惨白地大声说，“您是说有人要搞臭我！”

“伯爵先生，我看咱们别谈这事了吧。”

“难道，先生，我就得乖乖地接受您的退婚？”

“感到痛心的首先是我，先生。是的，我比您更感到痛心，因为当初是我指望跟府上攀亲的，如今婚事破裂，女方承受的损失当然要比男方来得大。”

“好吧，先生，我们别再谈了。”莫尔塞夫说。

他窝着一肚子火，使劲揉着手套，出门而去。

当格拉尔注意到，莫尔塞夫始终不敢问，是不是由于他莫尔塞夫本人的原因，当格拉尔才取消当初的承诺的。

当晚，当格拉尔跟几个朋友谈事情谈得很晚。而最后一个离开银行家府邸的，还是那位夫人小姐们小客厅里的常客卡瓦尔坎蒂先生。

第二天早晨，当格拉尔刚醒来就吩咐要报纸，仆人立即拿了进来。他把三四份别的报纸往边上一推，拣起《大公报》。

这就是博尚当编辑部主任的那份报纸。

当格拉尔很快地撕开封套，急不可耐地打开报纸，匆匆掀过巴黎要闻，翻到社会新闻版，嘴角挂着阴鸷的笑容，定睛看着一篇加边框的通讯。通讯的开头是：约阿尼纳专讯。

“好嘞，”他看完以后说，“有了这一小则关于费尔南上校的报道，我十有八九就不用再去给德·莫尔塞夫伯爵先生作什么解释了。”

在这同时，也就是说，在早上九点的钟声敲响的当口，阿尔贝·德·莫尔塞夫穿着一身黑衣服，上下纽扣扣得齐齐整整，神情激动、语气生硬地在香榭丽舍林荫道的宅邸前求见伯爵。

“伯爵先生大约半小时前刚出去，”门房说。

“巴蒂斯坦也一起去的吗？”莫尔塞夫问。

“没有，子爵先生。”

“叫巴蒂斯坦出来，我有话跟他说。”

门房进去找那个贴身男仆；不一会儿，两人一起出来了。

“老弟，”阿尔贝说，“请原谅我的莽撞，但我要您亲口回答我，您的主人真的是出去了吗？”

“是的，先生。”巴蒂斯坦回答说。

“对我也是这个回答？”

“我知道主人是很乐于见到先生您的，所以我对先生您是向来不敢怠慢的。”

“你说得不错，现在我有一件要紧的事情要对他说。你看他会很晚才回来吗？”

“不会，因为他吩咐过十点钟备好早餐。”

“好吧，我在香榭丽舍大街上转一圈，十点钟再来。要是伯爵先生比我先到，请告诉他让他等我。”

“我一定转告，先生只管放心。”

阿尔贝让轻便马车就停在伯爵府邸门前他刚才下车的地方，自己徒步走去。

走过寡妇街的时候，他好像觉得瞅见伯爵的马车停在戈塞打靶场的门前。他走近一看，不仅认准了马车，而且认出了车夫。

“伯爵先生在打靶？”他问车夫。

“是的，先生。”车夫回答说。

果然，莫尔塞夫走近打靶场时，听见几下节奏分明的枪响。

他走进靶场。

靶场的侍者立在小花园里。

“对不起，子爵先生，”他说，“能不能请您稍等片刻？”

“为什么，菲利普？”阿尔贝问，他是这儿的常客，不明白今天为什么会挡驾，心里感到奇怪。

“因为这会儿在打枪的先生喜欢独自一人，不让旁人看他打靶。”

“连您也不让看，菲利普？”

“您这不瞧见啦，先生，我也在门外。”

“谁给他装子弹呢?”

“他的仆人。”

“一个努比亚人?”

“一个黑人。”

“就是他。”

“这么说，您认识这位爵爷?”

“我来找他；他是我的朋友。”

“哦！那就是另一回事了。我这就进去告诉他。”

菲利普为了满足自己的好奇心，转身走进靶棚。一秒钟过后，基督山出现在门口。

“请原谅我跟到您这儿来了，亲爱的伯爵，”阿尔贝说，“不过我先得申明，这并不是您手下人的过错，而完全是我的冒昧造次。我到过您的府上；仆人告诉我说您已外出，但十点钟要回去用早餐的。我就这么顺路走走，想等到十点钟再回去，走着走着，瞧见了您的马和车子。”

“您对我说这些话，敢情是要我请您共进早餐哪。”

“不，谢谢，这会儿我可没心思用早餐。说不定稍晚些时候我可以陪您一起用早餐，但心情当然也好不了！”

“您在说什么呀?”

“亲爱的，我今天要决斗。”

“您？什么缘故?”

“当然是跟人算账！”

“对，这我懂，可到底是为了什么缘故呢？决斗的原因可是五花八门的，这您也明白。”

“为了荣誉的缘故。”

“喔！这可是个正经事儿。”

“当然是正经事，所以我特地来请您帮个忙。”

“帮什么忙?”

“做我的证人。”

“这下问题严重了；咱们别在这儿谈了，一起回我那儿去吧。阿里，备水。”

伯爵撩起袖子，走进靶棚前面的一间小屋。射手们通常都在那里面洗手。

“您进来呀，子爵先生，”菲利普低声说，“我给您看件怪事儿。”

莫尔塞夫走进靶棚。正面的靶板上没有靶纸，只是贴着几张扑克牌。

远远望去，莫尔塞夫以为那是一副同花顺子；从A到十点都齐了。

“啊哈！”阿尔贝说，“您是在玩牌呀？”

“不，”伯爵说，“我是在做牌。”

“此话怎讲？”

“哦，您瞧见的这些牌原先都是A和两点；不过我用子弹做出了三点，五点，七点，八点，九点和十点。”

阿尔贝走近靶板。

果然，子弹不偏不倚地在纸牌上该加点的地方穿过，横竖恰好对齐，距离也精确之至。在走近靶板的途中，莫尔塞夫还拣起了两三只燕子，它们是不小心飞进伯爵的手枪射程，被伯爵打下来的。

“神乎其神！”莫尔塞夫说。

“有什么办法呢，亲爱的子爵，”基督山用阿里递上来的毛巾揩着手说，“总得找点事儿，消磨一下空闲时间啊。请过来吧，我等着您呢。”

两人登上基督山的双座轿式马车，不一会儿，马车就把他俩载到了三十号的门前。

基督山领着莫尔塞夫走进书房，请他在一张椅子上就座。两人都坐了下来。

“现在，咱们平心静气地来谈谈吧。”伯爵说。

“您瞧，我完全是平心静气的。”

“您要跟谁决斗？”

“博尚。”

“他不是您的朋友吗！”



“决斗的对手往往是朋友。”

“至少总该有个原因吧？”

“有一个原因。”

“他对您怎么啦？”

“昨晚的报纸上，有……喏，您自己看吧。”

阿尔贝把一份报纸递给基督山，伯爵接过去念道：

约阿尼纳专讯：

本报得悉一段至今无人知晓或至少未见披露的史实。阿里-台佩莱纳总督的城堡，当初乃由其极为信任的一名法国军官出卖给土耳其人。这名军官名叫费尔南。

“嗯！”基督山问，“这个消息又怎么惹恼您啦？”

“什么！怎么惹恼我啦？”

“是啊。约阿尼纳的城堡是一个名叫费尔南的军官出卖的，这关您什么事呢？”

“这关我的事，因为我父亲德·莫尔塞夫伯爵的教名就是费尔南。而且他还在阿里帕夏麾下服过役。他曾为希腊人的独立而战斗过。阴险的诽谤就是冲这事来的。”

“噢！亲爱的子爵，咱们说话可得有根据！”

“我向来如此。”

“您倒说说看：在法国有谁会知道那个军官费尔南和德·莫尔塞夫伯爵是同一个人；这会儿又有谁还会对约阿尼纳去操那份心——我想它是一八二二年或者一八二三年沦陷的吧？”

“那家伙阴险也就阴险在这儿。这么多年来他一直不声不响，直等到今天才把大家早已遗忘的陈年旧账翻出来，用意就是要抖落出一桩丑闻，来污辱一个有身份有地位的人。呵！既然我从父亲那儿继承了他的姓氏，我就绝不会让这个姓氏蒙受丝毫的耻辱。这条消息是博尚的报纸发的，我